

雕天下

——云南边城一个天才木匠的传奇

杨杨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ISBN 7-5396-3333-3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3456 号
安徽文艺出版社
（合肥）

雕天下：云南边城一个天才木匠的传奇

杨杨

安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作者简介.....	3
神秘巫境中的言说者——《雕天下》前序.....	4
序二 艺术花园里的那条秘密小径——长篇小说《雕天下》引.....	6
一.....	10
二.....	19
三.....	28
四.....	35
五.....	40
六.....	49
七.....	62
八.....	70
九.....	76
十.....	83
十一.....	87
十二.....	91
十三.....	95
十四.....	112
十五.....	121
十六.....	126
十七.....	129
十八.....	134
十九.....	140
二十.....	145
二十一.....	153
二十二.....	160
后记.....	163

作者简介

杨杨：云南省通海县人。上个世纪 90 年代开始文学创作。曾在《大家》、《花城》、《作家》、《北京文学》、《南方周末》、《美文》、《边疆文学》等报刊发表过作品。已出版小说集《混沌的夏天》、长篇散文《小脚舞蹈》、《摇晃的灵魂》、中篇小说和纪实散文集《云南巫蛊研究报告》等，有作品获云南省政府第五届文学艺术创作奖。现为云南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

这似乎是一部奇书。幽深迷乱的云南边地、奇谲诡异的情节、扑朔迷离的人物形象、繁复的象征意象、恣意驰骋的想象力、诗意的语言……在寓言、童话、小说等似是而非的表现形式中，一个身处云南边陲古城的民间木雕大师似真似幻、自我探索的心路历程，惊心动魄的故事，富有历险记的一生，引人入胜，极具震撼力。

阅读这部小说，如同一个人扑在云南这块精神疆土的某个文化交汇口上，分享各种地方知识。这些知识无疑是我们生存的养料。

这部小说在不断向诗意推进的同时，把对抗苦难的主题演绎为人类精神历程中一个永恒的现实。

事实将证明，《雕天下》的出版，将是一种新的发现，发现云南南方一段传奇而魔幻的历史，发现这片土地上众多的文化秘密。

神秘巫境中的言说者

——《雕天下》前序

海男

怀着一种奇异的感情，几乎是一口气彻底地读完了杨杨呈现在面前的原创长篇小说《雕天下》。木质的味道从那一刻就开始逐一弥漫在空气中，随语词的朝前递嬗，神秘巫境的言说者杨杨，用来自滇南的声音，吟说着一个被我们的阅读幻想曾经追循的一种文字图像开始出现了。杨杨，是我在二十一世纪初叶认识的一个写作朋友，他生活在通海秀山脚下，他在滇南的小县城创建了书斋，从而也创造了一座写作的迷宫，记不清有多少时刻，每次经过滇南，都要经过杨杨的书屋，并情不自禁地走进去，从许多年以前开始，杨杨就开始跟我们讲述一个“木头圣徒”的故事。也许，从许多年以前开始，杨杨就已经开始虚构一部长篇小说的结构了。在悄无声息的时间磨砺之中，突然之间，一部原创长篇展现在面前，宛如割舍开了作家创作的过程，那些已经被省略的时间都已经深藏不露，只有在翻拂纸页时，我才预感到了作为生活在语词边缘之秘境的杨杨，已经用他的作品，给我、以及读者的你们带来了一种阅读的震撼和喜悦：这是一部超越了现实意义的作品，它几乎汇集了神秘巫境中的一切语词，从而揭示了一个生活在遥远世纪艺术家不为人知的世俗史和艺术史。为此，解开了笼罩在时间之雾中的一世秘密，让我们领略并呼吸到了犹如朝露相互编织的光阴的色香。

我舍去了一切杂芜，专心致志地阅读完了这部作品之后，从内心深处开始向这位滇南的作家致意，他的这本书无疑是一次苦涩而艰辛的旅途，其中，穿越的时空只有用作家篡改过的魔法才能贯穿到底，当云南南方的小木匠——高石美在阅读中的图像里冉冉上升时，云南春天的一层薄薄雾已经开始弥漫，并在层层叠叠的湿雾中一波三折，仿佛久远的四堂木雕格扇门已经敞开，随同黝亮光泽的相互映照，我开始被一种漫长的时间所笼罩着。就这样，阅读的快感已经降临，仿佛已经进入 1870 年 6 月的一个黄昏，那是故事的开始，那是一个木雕艺术家出入的尼郎镇的南方鼠疫，正是那场属于一个小地方，也属于人类生活的霍乱症，展现出了一个庞大的人生游戏，于是，南方边缘的尼郎镇——一个朴实而伟大的艺术家已经被时间看见。

时间，只有伟大而辗转不息的时间之谜才可以让我们在此刻，在远离着尼郎小镇的另外一个世纪看见了高石美那双黝亮的眼睛，他是必须从霍乱中出走的少年，他必须绕开霍乱，走出一个小世界，用生命的存在证实他以后最为漫长的熔炼，所以，他活了下来，而且走出了尼郎镇。我阅读着小说中每一个精心谋策的细节，因为出生并生活在云南，所以，我能够凭着语词的味道嗅到一种人性的魔法，那是熔炼时间之谜的圣殿，于是，小木匠高石美朝着圣殿走来了，离我们已经越来越近。

高石美被杨杨安置在一种无法摆脱的宿命之中，那就是自始至终伸出双手，触抚到世间万物的语词，那也许是飞鸟的双翼掠过一层层屏障，那也许是神赋予他视线的一种喜悦。尽管如此，高石美却回避不了同俗世的一种苦难，所以，伴随着高石美的艺术生涯，永远是来自现实的，难以预测的一次又一次变异，这也许是人性的，也许是魔法。一个创造性的作家应该将一种合理的魔法展现在我们面前，并且赋予这个魔法以诗学和形而上的意义，在这部小说中，通过中国云南南方地区一个已经被遗忘的小木匠的私人生活，我们可以深入到杨杨一

个巨大的魔法王国中去旅行，在里面，在荆棘制造的层层屏障之中，我们会与云南南方地区特殊而迷人的地理环境相遇，那些路径、瓜果、暗夜中升起有月色弥漫，都散发出只有我们灵魂被其召唤的一种声音；我们还会在小木匠高石美漫长的触抚之中，一次次地被他迷人的手指带到一种精神的圣殿中去，在里面，一切苦难都已经表述为喜悦和肉身被彻底净化的境界。

在里面，在一个伟大的魔法面前，阅读以从未有过的力量使那个 19 世纪的小木匠突然复活了，诡异的画面中出现了高石美的身体，然后才出现了他的灵魂。当身体被世间万物所磨砺时，灵魂才骤然间跳了出来，前来与我们相遇。很显然，为了写作这部作品，杨杨准备好了叙述一个魔法的许多材料，比如，在书中，出现的织物关系，它的编织，宛如一场祈求上苍时的典仪；比如，从四周空气中散发的一切声音，把我们引领到一个生命的熔炼之地；比如，在命运不可抗拒的变幻之中，一切生死之谜的降临，改变了我们的现实；比如，松枝摇曳着，在之后突然带来了寂静，之后，又带来了燃烧……

总而言之，这部作品产生了云南南方的地区一个独特的魔法，给我们这个时代的阅读史带来了动人心弦的力量。杨杨呈现出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作品，在阅读之前，犹如一个黎明的降临，那些令人着迷的烟雾尽管笼罩着我们，却驱使我们快快出发，因为受其人类真理的召唤，我们进入了其中，我们也许就是高石美，伴随着他的命运演绎，我们同时也经历了磨砺。在阅读之后，突然间，我们似乎变成了飞鸟，已经在纵身之中穿越了黑暗和光明的万丈深渊，我们到达山顶，我们触摸到了蓝色的彩云，哪怕死亡已经召唤我们，我们也会伸出双手犹如高石美伸出了他的手，触抚到了木头上最明亮的那些光泽。

这是一部二十一世纪最迷人的作品，它出自中国滇南杨杨所吟唱的传说之中。一部作品应该是一种传说，给我们的人类精神领域带来了灵魂出窍的时刻，而杨杨的作品，在那个早晨，使我的灵魂开始出窍，飞了起来。

2007 年 3 月 8 日

序二 艺术花园里的那条秘密 小径——长篇小说《雕天下》引

汤世杰

1

真喜欢那些滇南小城：多如珠串，小若玉雕。建水的井，个旧的锡，蒙自的湖，石屏的海菜腔；秀山下杞麓湖边的通海虽不全属滇南，倒脱不开滇南小城的韵味——看来看去个个都像花园，八分深邃笼一派简静，百世清雅绽几缕馨香。何况幽曲的街巷莫辨南北，温润的季候不分春夏；方言清婉如歌，无论男女；小调亢亮若云，兼容忧乐；去滇南小城走一遭，那种绮丽的寂寥清醒的迷茫，让人怎么都像一头闯进了万花筒，忙得眼睛想闭也硬是闭不上。街巷两边，民居宅院看似不起眼，无非粉壁漫漶檐瓦青涩，往深处一走，倒有的是令人称奇叫绝的去处，飘逸的古雅温热的清幽，直让人惊喜莫名：那丛斜逸墙外的栀子花，手尽管够它不着，暗香倒早已盈满衣袖；那堂蟠龙歇凤的木雕格子门，教人直想穿过那道艺术门禁，披一身绝世风尘，灌两眼历史沧桑。待灯火阑珊，约上亲朋好友漫不经心地溜进小巷深处，往烧烤小摊前那么一坐，就着幽深夜色昏黄油灯要几样小吃，品尝的竟是原味的世井风情，那种烟薰火燎的辛辣，让人透心地舒服。那样的小城离山近，离水也近。山虽说尽皆由滇西北奔涌而来，到这里到底也失去了磅礴气势，仿佛园林中的随心装点，低矮绵密，玲珑剔透；田畴就在城边，算不得坦阔，倒不时就有葱郁扑眼阡陌蜿蜒，四野剑麻灰绿三角梅殷红；再往外走，大抵都有一汪湖水清亮如镜，把座座小城映照得钟毓灵秀。料想小城里的日子既宁静温煦，也拥挤闷热——世俗得彻底，更温雅得通透。以为那样的小城无非生长些方言小调剑麻三角梅之类，就错了，也生长神话巫术美女奇人魔幻传奇——林林总总像一张大网，信手拎起一缕线头，便能瓜瓜蔓蔓地带起一大片，网尽天下。难怪当年艾芜只身漂泊，马子华策马路过，归来便有了《南行记》、《滇南散记》，叫人爱不释手。便感叹好辞章都让前人写完了，好去处都让朋友占光了，让我的艳羡险些就变成了妒忌——比如那个在通海文庙一间平房住过多年，潇潇洒洒沾得满身清雅文气的杨杨。

那天通海天气晴和风柔云软，沿一条乡村公路东绕西拐，杨杨说要带我去看通海附近一个村子。云南的村子见得多了，格局皆烂熟于心，岂料此村非彼村：紧靠路边，一溜两丈高的石墙青苔斑驳，门倒只是几个森黑的洞。钻进去，随杨杨沿一条幽暗小巷愈走愈深，直走得惊心动魄，稀里糊涂地便闯进了一段古老传奇：转眼街巷尽失，人户不辨，从一户人家进去，眼看已到尽头无路可走，转瞬倒又窺进另一户人家。莫非看似密密麻麻又各各独立的村舍之间，有一条外人不知的通道？前家的窗户，紧挨着后家的厨房，从这家堂屋出来，是那家后院——其间几无起承转合的建筑八股。就那样一路行去，穿过一家又一家的客堂、卧室、厨房、院子、花园、马棚、牛圈，直至不知身在何处。无论哪幢老屋，几进几房，某间不起眼的屋子里，或灶台边或楼梯下，必有一条隐秘的通道，直通另一幢老屋的天井——奇！想到我正闯入一段秘密的历史，禁不住心跳如鼓。摸索、寻觅、惊异、紧张、兴奋……当世界以这种令人惊异的深邃幽曲展现于眼前时，不沉浸在对历史与人生的不可知之中才怪。遂知世界远不止于它所示以人的外表，更有深藏于内的灵魂。行行复行行。待眼前一亮重在蓝天下站定，我晕且叹。回头望去，最初进去的那幢屋宅遥不可见，人已置身在村子的另一头。

那些前后相接门户相通的村舍间，还真有一条秘密小径。据告全村上百幢百年老屋，皆由这种幽暗、悠长、低矮的通道串联在一起。到底是什么缘由，让那个村子有了那样一条秘密的通道？告是早年当地甚多匪患，家家户户相接，一家有事，只须随便钻进一户人家，即可借助那条秘密小径避开灾祸——那简直就是那个村子的魂。心想，第一次凭想象穿行于那条小径者，必是天才。于是大奇。一问，村子已建起好几百年，名叫兴义。

几年后再去通海，杨杨又带我去兴义村——心想他或忘了早已带我去过。依然穿过那个门洞，依然沿那道小巷走去，转眼倒突然开阔起来，不是蓝天花草，倒是一片残垣颓壁。记忆中的那片村舍显见刚刚拆除。于是感叹那村子不独肢体消亡，也已魂飞魄散。杨杨道：幸好这些年，我早把这里全都拍成了照片，以后有人想看这个村子，只能到我那里看了——那是在宽慰我，也是宽慰他自己，无奈中竟也透出了几分幸运。

3

醉心底层生活与历史追寻的杨杨，借助数码相机拍下兴义村的照片，不过小菜一碟。保存另一些东西就不易了，连数码也奈何不得，那得靠文字，靠一支传统而又诗性的笔：如若道先前那部《小脚舞蹈》，无异一曲为旧时女性命运轻吟的挽歌，如今这部《雕天下》，却是为一位艺术圣徒心路历程谱制的绝唱了。

读《雕天下》，恰如倘佯于滇南小城，百年景观、八方风情扑面而来，如一座花园，奇树异花，浓荫幽香，让人沉醉得很。细斟这以文字砌筑的艺术花园，隐约可见一条秘密小径蜿蜒其中，让人既能穿行于一路的历史风情，也能品味景观之外的意韵。写《雕天下》时，杨杨是不是想到过兴义村那条秘密小径？不好说。然一部优秀艺术作品，无论于理于情，都该是一座艺术花园。不管构建那座花园的，是个人的悲欢离合还是民族的兴亡盛衰，倒都是用来构建艺术之宫的材料；建筑的魂魄与精神，则要靠人苦心经营。地处中原之南、中南半岛之北、南亚之东的滇南，原就是一片历史丰厚、性情浓郁的土地，上世纪初得风气之先，有人走夷方、开锡矿，有人修铁路、设海关，古今中外文化剧烈碰撞，情节诡异的活剧轮番上演，越发充满了神秘与变数：鼠疫惨烈，雉戏古雅，矿洞阴森，一斧一凿的镂刻更是漫长、艰辛……黑黑红红斑斓多变的背景，一一成了展演木雕大师高石美复杂性格的舞台。书中那些看似互不关联的“建筑单体”之间，笃定也有一条兴义村那样的秘密小径。于是尽管一头扎进去，阅读时满心是那种迷离的快感晓畅的惊喜，初初却为没能一眼在纷繁、混沌中发现作家的良苦用心，稍感意外。就想，我真能寻到弥漫于那座花园里的精神与灵魂，寻到那条蜿蜒于艺术花园里的秘密小径吗？

4

工匠自古就让人艳羡。人类文明史是一部经济史、思想史，也是一部技术史、工艺史，社会每次向前都离不开工艺的进步。最伟大的科学发明，都有赖工匠去实现。中国虽号称诗书礼义之邦，圣人除了孔孟，也有鲁班、华佗。常人如我，自小无缘工匠大师，熟悉的倒是弹棉花做糖人烙饼补鞋的手艺人。弹棉花者的大弓能弹成舞蹈，做烧饼者的擀面杖也能敲出音乐。自此知只会读书，疏离江湖，日后无非一条书虫，不呆即傻。书生可以文章血汗报国，匠人亦可以绝活巧艺传世，彼此难分高下。而国人轻蔑工匠久矣，先是大倡“苦读”，“黄金屋”“颜如玉”的承诺，阴毒得像以金玉包装的砒霜；当今又流行“傻读”，只求学历不管学问，多少人一生与书缠绵，进去了出不来，活活误尽苍生。逐名逐利逐商逐官逐色者比比皆是，都想玩“空手道”，谁还愿做个靠本事吃饭的手艺人？其实不惟读圣贤书可滋润学养，潇洒江湖大碗酒肉亦能泡出性灵。德国的工业、科技、文化不可谓不发达，倒至今崇尚工匠胜过崇尚学历。报载，著名旅游地迈瑙岛岛主乃当今瑞典国王的叔叔，当年放弃王位与一平民女子结婚，活过90岁辞世，留下诺大产业，竟交给其30岁的女儿掌管——此女虽有伯爵封号，倒不折不扣是位醉心于制帽工艺的师傅，而她出身德国贵族的夫君也强不到哪里，只是个侍弄花草的“匠人”。

以文学方式探索工匠的内心世界，想想就让人兴味盎然。杨杨称《雕天下》乃一个乡村木匠的“精神秘史”，绝非夸张：“艺术品乃世界的精华，或世界的缩影”，“一件艺术作品往往可以阐明人性的秘密”。〔美〕爱默生语）伟大的工匠堪称艺术大师，既由时代造就，也受时代制约，要成就一番大业，或比学者、博士更其艰难。杨杨笔下的高石美，演过傩戏，当过和尚，做过听差，下过矿井，浪迹过街头，耽迷过烟榻，倒怎么都忘不了他的木雕。仅这份执着，就让许多自视高雅者汗颜。如此，高石美花半生心血雕就的那堂木雕格子门，昭示的就不惟是他高超卓绝的木雕技艺，更是他一生遭际暗示出的个人命运与时代、社会的关系：时代无论穷富，从艺为文都难。不独社会的轻贱，艺术家还须与他自己厮杀。艺术家也是人，有常人的喜怒哀乐，不同在他日复一日地扑在一块木板、一幅画案、一张书桌上孜孜以求的那种坚韧，在他一生凭着或一双眼睛、几把雕刀，一腔怜悯、几打稿纸，一支画笔、几管油彩，与社会这个庞然大物所做的搏击与较量，竟是那样惨烈，金钱、名声、美色、豪宅……什么都可置之度外，他以他的生命与苦难对抗，欢乐是艺术的欢乐，放纵亦是艺术的放纵。人世间的善良、信义、爱恋和相知，滋润、塑造、成就着他，不公、阴毒、狡诈和邪恶，也污染、侵蚀、糟贱着他。而这两者之间，是我们无法看得分明却隐然呈现的生命的耗费与灵魂的挣扎：失爱、失明，伤病、痛楚，甚而因情感无所依傍而致的某种程度的堕落。艺术的良知，艺术的追求，倒在那夹缝间歪歪斜斜地生长，如同一条小径，尽管跌宕蜿蜒，到底通向了辉煌——以一生命运去换回一次成功虽说惨淡了些，可换了我，也宁要惨淡的辉煌不要辉煌的惨淡。那让我再次想起兴义村那条秘密小径，有了它，小村子倒成了一片可供命运周旋之地。人生也一样。上苍公允，人人皆有的那段可供雕刻的时光，怎么看都如高石美面对的那片“格子”，是舞台，也是“局限”，能不能在“局限”中既雕出高天流云又凿出人间烟火，端的要看各人道行的深浅悟性的高低——“格子雕”，这出自民间木雕行家的术语，还真不啻是人生与艺术的写照。

高石美的那堂“格子雕”，至今仍立在通海“三圣宫”里，连同他为此耗费的十七年时光，以及他风传人间的故事。那天我面对它伫立良久。时光悠悠，多少人事都已作古，惟它依然灿烂。石阶前，两个髭鬃老人自愿在那里守候，苍苍白发辉映他们的话语，声声敲打这个世界：木雕格子门是我们村子的神，初一十五逢年过节，天灾人祸大病小伤，都要到这里跪拜，求它护佑。我没跪，倒在心里拜了：惟愿它昭示的那条蜿蜒于人生、历史和艺术花园的秘密小径，连通我的血脉……

2007年3月15日于昆明

主要人物

- 高石美——云南民间木雕大师。
- 高应楷——高石美的父亲。
- 高荔枝——高石美的养女。
- 杨义山——高石美的师傅。
- 圆泰和尚——圆明寺的住持。
- 黎广修——四川雕塑大师。
- 李梆——高石美唯一的徒弟。
- 沐应天——西宗县县令。
- 慧明和尚——圆明寺的小和尚。
- 蔡灿华——瓦哨帮的大锅头。
- 蔡家俊——蔡灿华的小儿子，高荔枝的丈夫。
- 赵天爵——锡矿老板，高石美的岳父。
- 赵金花——赵天爵的独女，高石美的妻子。
- 麻氏——赵天爵的妻子。

安邨——法国人，滇越铁路的勘测者。

杰克——美国学者。

苏合林——中国学者，杰克到云南考察的助手。

达诺——“琵琶鬼”，玉腊的母亲。

玉腊——傣族姑娘，与苏合林结婚。后来沦落到郑营，被高石美称之为白嫂。

保罗——法国人，安邨的助手，偷窃木雕格子门。

莫洛——法国人，安邨的助手，偷窃木雕格子门。

白莫土司——高石美的朋友。

周毗牙——临江城土匪。

飞小四——郑营的地痞流氓。

段云生——法国东方会理银行干事，段家花园的主人。

郑开名——锡矿公司经理，德国洋楼的主人。

周明达——个旧商人。

周姚氏——周明达的妻子。

杨森——从事“拉洋片”的革命党人。

李歪嘴——李梆的徒弟，木雕师傅。

王聋子——李梆的徒弟，木雕师傅。

一百多年前，云南南方的一个小木匠——高石美。不知道他受了什么暗示，或者中了什么魔法，竟然从 19 岁开始，至 72 岁去世，用了 52 年的时间，固执而迷恋地雕刻了四堂木雕格子门。其中有一堂，他竟然雕刻了 17 年时间。当时的价码是一两金子换高石美镂出的一斤木屑，可见其艺术之精。国内一位著名作家却说，若以现在的价值来论，恐怕要颠倒过来，一斤金子，换他的一两木屑。那可是高石美留给世人的无价之宝，是他把自己的智慧和生命，一点一滴地注入木头而造就的令人叹服和震撼的艺术杰作。高石美最初的作品收藏在他的家乡通海县河西镇圆明寺，他最后的一件作品，已于民国时期由个旧市卖到了香港，再由香港卖到了法国。据说被巴黎一家博物馆收藏，与那些西方艺术大师的作品同处一室，共同寻找和争取到了如同史诗一般的地位及回应。我认识一位年轻的法国友人，名叫贝希琳。当她于 2001 年来到我的家乡，我特意向她问起法国收藏的有关中国木雕格子门的一些细节后，她说，在她的记忆深处，在巴黎的某个博物馆里，的确看到过一件如同通海的木雕格子门一样令人不可思议的作品。她认为，那样的木雕作品，在西方人看来，是一位天才的中国艺术大师的作品。虽然像她这样从小热爱艺术的人也不可能知晓中国云南南方曾经有过一位名叫高石美的艺术家，但那样的作品对于任何国度的人来说都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和震撼力。在法国，这样的作品，永远暗示着一位中国木雕艺术大师在世界上的存在，永远向世人“暗示”着一段沉重而又超越了生命浪漫的中国南方民间艺术家的传奇故事。

有一个好在的地方名叫尼郎
那是天神赐给我们的家乡——
三座大山围住平地，
竹篷密密站满山岗。
山下睡着宽宽的坝子，
就像往前伸平脚掌。
下方有一汪碧绿的湖水，
在山头就能望见波浪闪亮。
这里的人个个老牛般苦干，
人人喜雀般会讲。
有一些能干的工匠，
生着好心好肠。

——云南古歌

1870年6月的一个黄昏，太阳就像病了，苍白、缓慢、孤独、茫然，迟迟不肯落山。不知为什么，夕阳下的尼郎镇显得更加衰败了。房屋散发出一股腐烂的气息，街道泥泞而肮脏。人们艰难地游走其间，年青人和老年人走路的姿式几乎一模一样，都是小心翼翼地往前走。苍蝇一群一群地飞来飞去，嗡嗡作响，搞得行人晕头转向。有人在训斥苍蝇：天都快黑了，还出来找死？

16岁的高石美与父亲高应楷从药店出来，很快回到家里。高石美找出一个土罐，升起火炉，在院子里为母亲煎药。火炉没有亮光，一股浓烟从药罐底下滚滚而出。父亲在房间里点燃一盏油灯。昏黄的光线在父亲的面前摇晃，一个明显的阴影从房间里延伸出来，在高石美的头上与浓烟混合在一起，又一同飘向黑暗的天空。

那天晚上，高应楷父子俩对于尼郎镇正在发生的鼠疫症，毫不觉察。就在高石美把一碗汤药端到母亲床边的时候，尼郎镇各个角落都有人死去。在昏暗的油灯下，高石美正在思考一个问题。父亲怎么是个木匠呢？高石美觉得很奇怪。搜遍他的记忆仓库，他从未见过父亲干过一天的木活，难道父亲真能用他的双手建造一幢幢漂亮的房子吗？高石美想，只要父亲多建一些漂亮房子，尼郎镇不就变得年轻了？此时，就像有一根神奇的绳子拉着高石美，让他顺着自己的思路一直走下去，不久他就进入了那些流传在尼郎镇的关于父亲的稀奇古怪的故事里。

第一个故事已无法考证具体发生的时间，但地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尼郎镇的太和街。房子的主人也确实无疑，是周钟岳。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年周钟岳家要建盖新房，请高应楷去当师傅。高应楷到了周家，看见一个英俊的小男孩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脸色苍白。当然，现在用苍白一词是不够准确的。因为在煞白和惨白之间，还有分白净或白晰的意味。总之，那是一种特殊的白色，高应楷一看就不禁战栗了一下。周钟岳对高应楷说，我儿子病了，一年多了，吃什么药都不行。高应楷慢腾腾地说，他是你儿子？脸色那么白，你就不害怕吗？周钟岳说，我儿子的脸色本来就白。高应楷说，我不相信。第二天一早，高应楷又对周钟岳说，你儿子快要死了。周钟岳惊问，你说什么？我儿子快要死了？真的吗？那该怎么办？高应楷说，让我来帮助你把儿子的病治好。周钟岳点点头，又摇摇头。高应楷从此不再说话，

只是站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每天都极其认真地从事着他那一成不变的木活。周钟岳感到，在他和高应楷之间，似乎有一种奇怪的东西，把他们隔开了。当他走近高应楷身边，高应楷脸上那种专心致志的神情就会慢慢隐去，身子也随之缥缈起来。别人没有这种感觉，只有在周钟岳的眼里才会发生那种奇妙的幻觉。

小男孩的病情继续加重，舌头变黑了，如同在白色的嘴唇里跳动着一个小动物。周钟岳吓坏了，问高应楷，我儿子真的要死了吗？高应楷说，你应该问问你自己，是你伤害了你的儿子。原来，周钟岳家的门口，有一棵老树，已经死了好多年了，树干和树枝已变成了白色，看上去像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但是，就在这样一棵充满死气的老树上，竟然天天飞来一只百灵鸟。那个小男孩天天望着百灵鸟发呆，无心念书。时间一长，小男孩竟然能听懂一些鸟语，还明白了百灵鸟唱歌时的某些音律。周钟岳见儿子不好好念书，非常着急。有一天，周钟岳发现儿子在与百灵鸟对话，人鸟之间越说越动情，儿子竟然泪流满面，百灵鸟也从树上飞到窗台上，叫声与平时不同，似乎在向小男孩诉说什么。周钟岳走过去，一把抓住百灵鸟，把它撕成碎片。只见殷红的鲜血从父亲的手指尖滴落在地上，鸟羽随风飘飞。小男孩一气之下，两眼发白，嘴唇发抖，突然昏迷过去。周钟岳拼命呼唤儿子的名字。很长时间之后，小男孩才在父亲惊恐万状的哭声中醒来，他一边捶打父亲的胸膛，一边哭喊着说你还我的百灵鸟，你还我的百灵鸟……你知道吗？百灵鸟多么可怜，多么悲伤……它今天一大早就飞来对我说，它的爸爸妈妈昨天夜里病死了……。小男孩泣不成声，伤心至极。任父亲、母亲、哥哥、姐姐怎么安慰他，都无济于事。从此，小男孩病恹恹的，脸色像白纸。

高应楷加快建房进度，白天黑夜都在周钟岳家干活。他不想向周钟岳解释什么。周钟岳更加莫名其妙，问高应楷，你这样没日没夜地干活，与拯救我儿子的生命有什么关系？高应楷说，以后你就明白了。

终于，新屋建好了。高应楷催促周钟岳，你们赶快搬家。就在那个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个小男孩一住进新房，病就好了，脸色一天比一天红润，眼睛一天比一天明亮。而且酷爱念书和唱歌，不久之后，竟然就写出了一部震惊朝野的音韵学名著《泰律》。那时，人们一直不明白其中的秘密。直到有一天，周钟岳走进儿子的房间，才发现窗棂上有一只活灵活现的百灵鸟。在百灵鸟身旁有一朵鲜花，引来了一只只蜜蜂和蝴蝶。毫无疑问，百灵鸟和鲜花都是木雕的，那是高应楷送给小男孩的礼物。

高石美被父亲的故事紧紧拴住了。他望着油灯里那一点红红的星光，大脑里正重复着刚才那个故事的某些细节。母亲似乎在那个故事的优美意境中翻动了一下，呻吟了一声。父亲用手把母亲脸上的头发轻轻捋向两边，接着轻轻抚摸着母亲的额头。随着父亲动作的节拍，油灯的火苗不停的摇晃。母亲的表情模糊不清，像一个微弱的梦境，等待着黎明的阳光来抚照。外面很喧嚣，有说话声，有呼叫声，有狗吠声。但这一切对于高石美来说，是遥远的，空洞的，陌生的。因为关于父亲的另一个故事已经开始了：

这一次，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小姑娘，时间和地点依然是那么模糊。但并不影响故事的清冽和动人。此时，故事已经进入到高应楷看见一个小姑娘被她的后娘虐待。她的后娘逼迫她用两只很大很大的木桶，到一个很远很远的水塘里挑水。若是她挑回来的水不满，后娘就毒打她一顿，还不让她把饭吃饱。很显然，后娘是想让小姑娘到水塘边装水的时候，由于水桶又大又沉，而且还要保证水桶里的水不泼出，这样就会把小姑娘坠入塘里淹死。高应楷大骂，尼郎镇竟然有如此歹毒的女人？真是杀人不用刀啊！高应楷原来就认识小姑娘的亲娘，因此决心帮助小姑娘制服那个黑心肠的女人。高应楷仿照小姑娘的大水桶，重新打制了两只，几乎与原来的水桶一模一样。不同的是，新水桶的桶底有一个女人的脸孔，那是小姑娘去世多年的亲娘。那一天，高应楷悄悄把新水桶送给小姑娘，把旧水桶砸得粉碎。随后，高应楷帮小姑娘盛满水，小姑娘一看，水桶里的亲娘正在望着自己微笑。小姑娘的眼里顿时盈满了泪水，她对着亲娘说了许许多多的心里话。那些话语很温暖，很美，每一句都在水桶深处，激

起了回应。当时的情景，不仅打动了高应楷，而且也唤醒了小姑娘对亲娘的一些记忆。

当小姑娘摇晃着身子把水桶挑进家门时，水已泼出大半。后娘一见，拿起棍子就要打小姑娘。小姑娘也不怕她，站在水桶旁望着里面的亲娘，说后娘要打我了。后娘觉得蹊跷，走过去一看，水桶里小姑娘的亲娘正对她怒目而视，嘴唇一张一翕，眼皮上下翻动，整个脸孔犹如一团跳动的烈火，让后娘的心一阵阵灼痛，她感到很危险，立即跪倒在地，对着水桶和小姑娘，不停地磕头求饶。从此，尼郎镇少了一个歹毒的女人，而多了一支又一支美丽动人的歌曲，那是小姑娘发自内心的赞歌，是唱给高应楷听的。

那个夜晚，由于有父亲的故事陪伴，高石美觉得尼郎镇的一切都很美。也就是在那天晚上，他突然问父亲：“我的名字为啥叫高石美？”父亲告诉他：“你的名字是我为你乞讨来的。”高石美不明白。

于是，高应楷为儿子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小时候，你的身体不好，经常生病。我和你母亲就把你抱到东门外一里远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巨石，像一块照壁。我们让你向它磕头，拜它为干爹。并向干爹乞讨了一个石字，作为你的名字。本来，拜巨石为干爹以后，你就能像那个石头一样硬朗，有骨气，不生病。但是，你仍然很虚弱，夜间哭闹不止。我和你母亲又把你抱着到一个算命先生那里。那是个瞎子，瞪着两只白白的大眼球，手指又尖又长。他摸着你的头，你吓得大哭。他嘴里念念有词，不知是念咒还是祈祷？最后，算命先生说，你家要出一个了不起的木匠，手艺非凡，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他都能用木头雕刻出来，而且像活着的一样。不，不是像活着的一样，而是有了生命，有了灵魂。那些东西就是你们高家的子子孙孙。所以说，你们高家的某一代就会因此断根绝种。那时，我想，算命先生所说的木匠不就是我吗？在整个尼郎镇，谁的手艺能与我相提并论？但我不能让高家断子绝孙，我一定要把你养大成人，以续高家的香火。因此，我和你母亲又把你抱着到一个姓麦的男人家里，拜他为干爹。因为那个姓麦的老男人一辈子生养了十几个儿子，没有一个夭折，个个都身强体健，像骡马一样。那天，你向那个姓麦的男人磕了三个头，我献上四样酒菜。那个姓麦的男人就笑咪咪地把麦字送给了你。从此以后，你一天比一天能吃，一天比一天能睡，像一头小猪，越长越壮。所以说，高石麦三个字是你的命根子。但时间一长，在别人的嘴里出出进进的，石麦就变成石美了。哈哈，石美也是个好名字。

高石美听后，也认为是个好名字。

母亲的床下一直窸窸窣窣的。父亲把油灯移过去，看见一只小老鼠躺在母亲的布鞋里，已经奄奄一息，间或挣扎几下。父亲说：“不用打它了，它快死了。”其实，高石美也不想打它，那一天他什么也不想伤害，更何况是一只可怜之极的幼鼠呢？

紧接着，楼板上，院子里，还有那些脏乱不堪的地方，都出现了老鼠的叫声……叽叽叽叽……吱吱吱……嗡嗡嗡嗡……很明显，是老鼠在痛苦地呻吟，也有活跃的，要么烦躁不安的跳动，要么疯狂地咆哮。

母亲在那个时候挣扎起来，对高石美说：“我……头疼……肚子疼。”父亲关切地问：“是不是再喝几口药？”说着，端起药碗往母亲的嘴里喂。母亲的嘴唇微微张开，一口浓黑的血痰吐出来，冲在了碗里。高石美紧紧抓住母亲的手问：“阿妈，阿妈，你怎么啦？”父亲说：“你妈在发热，快去找一块麻布，用冷水打湿，拿来放在你妈头上。”高石美到厨房里找到一块干净的麻布，然后拎着木桶要到井里打水。水井离他家有一段距离。不知为什么，他越走越快，心越揪越紧。他看见几个小男孩在巷道口抓老鼠，那些大大小小的老鼠已半死不活，很容易被人捉住。几个小男孩每人抓住几只老鼠，把它们一一抛上天空。老鼠落地的时候，有的发出绝望而痛苦的尖叫，有的悄然无声。对于悄然无声者，小男孩们非常失望。紧接着，小男孩们又抓来几只更大的老鼠，狠狠地抛上没有星光的天空，然后等待着老鼠的尖叫声。老鼠太多太多了，满街乱跑，翻来滚去。高石美感到恶心。

回到家里，高石美发现他家的猫睡在门口的石阶上，喉咙里发出抽搐的咕噜声，牙齿咬

得很紧。他放下水桶，把猫抱起来，一瞬间，猫就断气了，嘴里淌着血。

父亲在屋里催促高石美：“石麦，石麦，快来看你妈，她不行了。”高石美把死猫丢在地上，跑进里屋，见母亲剧烈地抖动着，牙齿紧咬，眼睛紧闭。高石美把母亲抱起来，他的手发现母亲的腹部、腋窝和脖子上，长出了可怕的硬块。也许是全身的疼痛使母亲龇牙咧嘴，再加上跳动不止的油灯，使高石美觉得屋内外鬼影幢幢。他看看父亲，父亲也看看他。父子之间都在从对方的脸上，寻求安慰或力量。就在那时，油灯轻摇了几下，火苗变弱了，一会儿又转化为一种纯粹的火星。片刻，火星猛然熄灭，世界在那个时候什么也不存在了。

父子俩在黑暗中站立着。时间也仿佛站住了。高石美明显地感到有一种空茫的东西钻进了他的体内，那是他对死亡的感觉或恐惧。但是他不敢对父亲说，那时父亲也许正等待着他说话。

事实上，母亲就在那个时刻离开了他们。但是父亲并不知道。屋内没有一丝儿响声，只有他们父子俩的鼻息声。高石美忍受不了那种压抑而空洞的气氛，摸黑走出屋子。在灰暗的天空下，他看到邻居的大门敞开着，他渴望里面出现一点点火光，那样就能减轻自己的恐惧感，可里面同样是黑洞洞，阴森森的，不时传来女人的呜咽声。高石美重新回到屋内。父亲对他说：“石麦，你妈可能睡着了，你去睡吧”。高石美问：“油壶在哪里？应该找来为油灯加点香油，重新把它点亮，这样才好。”父亲说：“没有香油了。”

高石美摸黑进入自己的房间。开始的时候睡得并不安稳，他平整地爬在床上，用心分辨着街道上的脚步声。以往在这个时候，尼郎镇已如同死了一般，可今夜似乎发生了什么事，尼郎镇始终保持着似睡非睡的状态。街道上一直有人行走，而且脚步声很急。后来，高石美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如同沉入黑夜的深渊里，再也爬不出来。可能到了天快亮时，由于母亲身子的凉意，使父亲发现母亲的生命已经停息了。父亲不慌不忙地把高石美唤醒，让他重新回到残酷的现实。高石美从父亲的声音里已听出了家里的变化。高石美突然想哭，可怎么也哭不出声，甚至眼泪也没有。他渐渐感到父亲僵硬地站在他面前，而且他还能想象出父亲那双呆滞的眼睛和哭丧的脸。父亲对他说：“你妈死了。”之后，房间里再没有其它声音。高石美既没有发出父亲想象中的痛哭之声，也没有表示惊讶。因为他已预感到这一切就要来临，他拒绝不了，回避不了。父亲对儿子的表现很失望，他也许会认为儿子是个无情无意的人。事实上，高石美在那时已经承受着丧母的痛苦，只是他无论如何也哭不出声来。没有哭声的痛苦让他体验到了双重的悲痛。

当第一缕阳光穿透陈旧的花窗而照射在母亲床头的时候，高应楷已为妻子洗殓完毕。也是在那个时候，几个不太熟悉的老女人进门来问高家死人没有？父亲说：“我婆娘死了。”那些女人就说：“尼郎镇昨天发生了痒子症，夜里死了很多人。九眼寺的老佛爷说了，凡是昨夜死去的人，今天以内必须埋葬，抬棺的男人要脱掉全部衣裤，女人不许去看，只能躲在家里。”

父亲好不容易请来了七八个男人，其中有两个已经是60岁以上的老信了。因为尼郎镇昨夜大约死了90多人，家家都忙着请男人去抬棺，镇上哪有那么多的男人？而且活着的男人还在不停地死去。太可怕了。一夜之间，尼郎镇就彻底衰败了，变成了人间地狱。

本来，父亲还打算向亲戚报丧，做丧旗、青狮白象、金童玉女、白鹤等等，布置孝堂，请点主官点主，然后送葬。但看到尼郎镇如此可怕的景象，那一切也就统统免了。

七八个男人赤裸着上身，抬着高石美母亲的棺材，慢慢走出城门。在他们前面不远的地方，已经有三四群抬棺的男人，全是裸体，除了脚上的草鞋，身上什么也没穿。紧接着，高石美又看见自己身后，出现了一群抬棺的男人，仍然是裸体，甚至草帽也不戴。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只有一些送葬之后沿途返回的男人。那群男人对高家抬棺之人不脱裤子的做法，表示极大的反感和愤慨。因为，这样一来，死者的魂魄和瘟神就会躲进高石美他们的裤裆里，被他们带回尼郎镇，从而危害更多的人。

突然，一个老男人出现在高石美他们面前，头发和胡须全白了，牙齿也似乎全没了。他用含糊不清的语言，命令高石美他们立即脱掉裤子，任何东西都不能穿在身上。高石美看着那七八个男人，包括高应楷，都很快脱掉裤子，下半身完全裸露在阳光下。那时，16岁的高石美，脸和脖子一定羞红了，因为他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男人的裸体，竟然如此千差万别。有的肌肉和骨骼显得清晰、柔韧、匀称而有光泽，符合人们美好的想象。有的肥胖，有的瘦弱，有的黑，有的白，都在某一方面显示出不合理的夸张和讽刺。最恶心的是那个命令高石美他们脱裤子的老男人，全身没有一块像样的肌肉，干瘪而肮脏，骨骼暴凸，阴森森的。谁见谁怕。父亲见高石美发呆，就走过来帮他脱裤。他紧张得要命，父亲的手在发抖。高石美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发抖。众目睽睽之下，高石美感到无地自容。当父亲最后把他的裤衩拉下时，他一把推开父亲的双手，把裤衩从大腿上拉了上来，遮住自己的羞体，然后拔腿就跑。高石美这种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坏了所有在场的人。

从那天开始，人们认为瘟神又被高石美带回城了。头痛、发热、恶寒、身痛、昏迷不醒的人逐日增多，而且大部分都只能苦熬十几个小时后就死去。为了吓跑瘟神，老佛爷说，抬棺的活儿，改由女人去做，而且不准她们戴草帽、穿草鞋，全身仍须赤裸。男人则躲在家里。据说，这样做的目的是用女人的秽气去驱赶瘟神。但是，尼郎镇的人仍再不断死去。当时有人这样描述：“昼死人，莫问数，人鬼尸棺暗同屋。夜死人，不敢哭，瘟神吐气灯摇晃。三人行，未十步，忽死两人横截路”。怎么办呢？老佛爷又出了个注意，从尼郎镇找来一个最厉害的女人，她已嫁过四个男人，但至今仍然守寡。由这个命硬的女人，手拿柳条，去抽打那些抬棺回来的女人。那不是象征性的抽打，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抽打。从数量上来说，要抽打七七四十九鞭，七七的意思去……去……，叫瘟神离去，滚开。从轻重的程度上来说，要把每一个抬棺的女人抽打得遍体鳞伤，声声惨叫。

即便如此，尼郎镇的人依然不断死去。不久之后，就完全被瘟神占领了。有的全家死尽，有的逃往他乡。许多街道，十室九空，狗叫声像哀嚎一样，鸟啼声像哭泣一样，而这一切都与高石美有关，以至很久以后，仍然有人说是高石美把瘟神带进了尼郎镇，人们总是从他身上寻找瘟神与死亡的事实根据，甚至有人遇见他就像碰上了瘟神，吓得转身就跑。

那一段时间，高应楷也经常说：“尼郎镇完了，尼郎镇完了，尼郎镇没救了。”每次说这话的时候，高石美就感到异常孤独和寒冷，就不停地向父亲认错：“阿爸，我错了，我错了。那天我不该冒犯你们，不该穿着裤衩跑回来。”父亲也总是说：“石麦，我没有埋怨你，瘟神不是你带回来的。你想想，如果你身上有瘟神，那父子俩还能活到今天？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但是，众怒难犯，你以后要听阿爸的话！”停了一会儿，父亲接着说：“其实，瘟神早就在尼郎镇了，而且现在仍没离开。我们要想办法驱赶它。”听了父亲的话，高石美渐渐平静下来，他对父亲说：“阿爸，你的办法很多，你就救救尼郎镇吧！再这样下去，我们尼郎镇的人就要死光了。阿爸！”父亲说：“我现在也想不出什么好法子。尼郎镇有经验和办法的人总是很多，如果他们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

果然，没过几天，就有人说，尼郎镇为什么死了那么多人？不是什么瘟神降临，而是因为尼郎镇的地毒发作。因此，他们发动许多人，在尼郎镇的中心挖掘了一个巨大的地洞，拉来一车又一车木炭，推入其中，然后点火。半个小时后，只见地洞一片通红，红得令人恐怖。谁也没见过那么大的地洞，谁也没见过那么金红的大火。巨大的热气吞没了周围的房屋，又渐渐扩散，似乎要吞没整个尼郎镇。大火烧了三天三夜，人们也三天三夜没法入睡。无论在尼郎镇的哪个角落，人们都感到彻骨灼热，浑身冒汗。同时还感到大地吱叽作响，微微震颤。十几天以后，大地才有几分凉意。因而人们都说尼郎镇的地毒排出了，尼郎镇似乎太平了。

但是，中栅街一个跳神的大端公说，挖洞排毒简直是胡作非为，烧死了土地公公怎么办？罪过啊，罪过。为了赎罪，大端公经过精心准备，在地洞前摆了一个香案，开始跳神。只见大端公请来的14个助手，都是以前参加过跳神、驱鬼逐邪的人，由他们装扮成牛头、马面、

六丁、六甲，分别在地上坐成两排，个个手执龙刀，口口声声叫着要保卫尼郎镇。大端公坐在神坛上，念念有词。据说，那是在请神灵附身。这个过程完成后，表示神灵已经降临。于是，大端公端起一碗净水，含一口就往牛头上喷，牛头立即从地上跳起来，大叫一声“哞”。接着又含一口水，往马面上喷，马面长嘶一声，同时蹦跳几下。如此依次进行，直到六丁、六甲完全站起来。随后，大端公说，神要降旨了，并示意身旁的誊录生提起毛笔，准备记录。大端公闭眼摇头，念道：

土庶黎民，不敬神灵。瘟神发怒，百姓遭劫。焚土烧地，罪上加罪。吾神奉敕下凡，劝化黎民百姓，往后男女老幼，个个改过自新，人人安分守己。

降旨之后，牛头、马面、六丁、六甲，护驾着大端公，挥舞着大刀、棍棒，到大街小巷去驱逐瘟疫。

但是，令人想不通的是，排了地毒，跳了大神，痒子症不但没被镇压下去，反而变本加厉地吞噬百姓。尼郎镇又死了一百多人。那一天，高石美看见了最悲惨的一幕。人死了，没有棺材，就用木柜。没有人抬棺送葬，就把死人抛入湖中。

高石美说：“再这样下去，我们也要死了。”说这话时，他嘴唇干裂，血汨汨地往外冒。他用手背一抹，继续说：“阿爸，人们都认为你是个神奇的木匠，你救救我们，救救尼郎镇吧。”

高应楷听了儿子的话，一夜未眠。他躺在床上，对高石美说，石麦啊，你可知道，我并不是尼郎镇的人。我也不是高家的儿子，我原来的姓名叫龚自亮，我的家乡在阳泉镇。高应楷是唱关索戏的，很有名。十村八寨的人，都认识他。后来，高应楷老了，唱不动了，跳不动了。按照戏班子的老规矩，每个角色都是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因此高应楷所唱的角色——关羽，就必须由我来传承下去。但是，一次偶然的事件，却改变了我的命运。那一年，我 18 岁，已经完全胜任自己所唱的角色。高应楷就放手让我去唱，他则彻底的离开了戏班子。但高应楷是个闲不住的人。有一天，趁我们到北斗村唱戏的时候，他带上母亲，到阳宗湖上采水芹花。恰恰那天碰上了百年不遇的风浪，父母的小船再也没有返航。也是在那一天，我演唱结束，就把面具放在灵光寺的神坛上。一个年轻的姓高的木匠师傅出于好奇，走到神坛前看我的面具。我的喉咙一阵阵发紧，赶忙阻止他，说看看可以，但不能用手去摸，否则，你摸着它的耳朵，你的耳朵就聋；你摸着它的眼睛，你的眼睛就瞎。说完，我就去吃饭了。可是，当我离开灵光寺后，高师傅就把我说的话忘记了。他一边说这是关圣公，多威武啊！一边却情不自禁地用手去摸面具的眼睛。我估计，大约也就是在那个时刻，我父母的小木船在湖里消逝了。当时，我刚刚端起饭碗，门外的风让房门和我们都难以承受，我们顿时产生了一种被卷走的感觉。虽然没有下雨，但我们屏气凝神，想象着某个地方正在发生着不可理喻的事情。而高师傅则在摸了我的面具之后，感到眼睛发痛，痛得失声大叫。当我们回到灵光寺，看到高师傅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并没有瞎。为什么呢？大家都说，因为高师傅是一个有灵性的木匠，所以关圣老爷舍不得让他变成瞎子，还要让他帮助更多的人建盖更多的房子，打制更多的奇妙无比的家具，雕刻更多的奇花异草……总之，要让他神奇的手艺能够流传下去。高师傅得知自己免除了一大劫难，就意味着我与他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他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就决心收我为徒，要把他的关于木活的所有秘密告诉我。我对他的手艺也感到惊奇，只要是他建盖的房子，虽然面积和高度与别的木匠所建盖的房子完全一致，但给人的感觉总是非同一般，宽敞，明亮，高大。总是能赢得人们的赞美之声。还有他打制的木船，无论遇上多大的风浪，都能平稳运行，从不颠簸。可惜我父母没有运气拥有那样的小木船。

石麦啊，你不知道，高师傅把我带到了他的家乡尼郎镇。他把自己的全部绝活坚定不移地交给了我，我自然成了他家的一员，并最终成了他家的入赘女婿，从而使我有了一个新的姓名——高应楷。高师傅去世后，我成了尼郎镇最有名的木匠，在人们心中我无异于鲁班再

世，只要是我建盖的房屋，我打制的家具，我雕刻的门窗，都被人们传扬得神乎其神。其实，人们那些关于我的美好传说，几乎是把发生在高师傅身上的故事移植到了我的身上。我哪能有那么高的技艺？我明白，我与高师傅的距离还很远很远。说实话，我的特长和兴趣主要还是唱关索戏。在我当木匠的日子里，每个夜晚我都在梦中手舞青龙偃月刀，大声唱道：头戴金盔好光亮，脸上赤色放红光，我在曹营多日久，今日要转古城乡。来到古城把门叫，为何三弟不开腔？唱罢，我觉得时光倒转，我看见了 my 亲生父亲，他叫我一定要把关索戏一代一代传唱下去。我没有辜负父亲的一片苦心。在尼郎镇逐渐衰落，十几年无人请我做木活的时候，我就发誓，等我的石麦长大了，一定要教他唱关索戏。那段时间，我还悄悄带了几个年轻的徒弟。现在，徒弟们已经能够独立到各村各寨去“踩村”、“踏街”和“冲家”了，但我不允许他们轻易走出去，因为我怕他们给我带来麻烦，惹出是非。

此时此刻，石麦啊，我想到了尼郎镇，想到了关索戏。我把它们联系起来，它们之间有一种真实的力量。尼郎镇需要关索戏，关索戏可以拯救尼郎镇。这必然成为一个事实，一个让尼郎镇的乡亲父老梦寐以求的事实。我怎么忘了呢？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的家乡阳泉镇，也曾发生过一次瘟疫。我记得开始是牛遭殃，人们奇怪地望着牛的屁股，像水枪一样射出一股稀屎，长达一两丈。射完之后，牛就像被抽去了筋骨，瘫软在地，一会儿就断气了。紧接着，人也像牛一样拉稀。不同的是，人还会呕吐，有的低着头吐，有的爬在地上吐，肚子里的东西吐完了，就吐气，直吐得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大脑什么也不会想了，倒在地上，气竭身亡。人们要龙灯、放烟火、唱花灯，以压邪气；点大香、拜皇杆……祈求天恩降临。人们都把自己的命运与那些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希望那些活动达到预期的效果和目的。但是，无情的现实粉碎了人们的梦想，牛仍在倒下，人仍在死亡。牛已经死光了，人也越来越少。怎么办呢？有人想到了关索戏，想到了戏中正气十足的五虎上将。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想法，却为阳泉镇找到了一条活路。当人们改唱关索戏之后，奇迹发生了，那些呕吐的人不吐了，一个个变得精神起来，瘟神被压住了。从此以后，人们记住了关索戏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哪里出现瘟神，那里的人就来请阳泉镇的人去唱关索戏。石麦啊，我的好儿子，的确，关索戏是可以镇邪的，关索戏所到之处，一唱起来，就能让人看见金戈铁马之光，感受到气吞万里如虎之势，任何妖魔鬼怪都会闻风丧胆，落荒而逃。石麦啊，你已长大了，你明白了我的意思吗？我讲了那么多，就是要让你真正理解我的一片苦心，让你能够看到尼郎镇的美好前景。尼郎镇不会衰败的，你要相信。石麦啊，夜已深了，我知道你已睡着了，我听到了你轻匀的呼吸声。但我相信，你一定在梦中听见了我说的话。是啊，夜是黑的，但它不违背我们的声音，不违背我们的期待。我不说了，明天我们就去唱关索戏吧！

天还不亮，高应楷就走出家门，把他的徒弟们一一唤醒，说今天要在尼郎镇公开唱关索戏了。徒弟们一听，是高师傅的声音，立即体验到了做徒弟的幸福滋味。他们等待这一天，等待得太漫长了。现在，这一天终于来临了，每个人都兴奋得如同体内有火，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一大早就来到高家祠堂。

神奇而迷人的关索戏开始了。高石美与邻居们一样，只是其中的一个观众。高石美看到20个人，头戴20个面具，每个面具都是神的象征。高应楷是大红脸，丹凤眼，在早晨的阳光中，被赋予了温暖、威武、愉快的意味。其他的显得很古怪，有蝴蝶脸、风火脸、葫芦脸、黑脸、紫脸、蓝脸、褐脸……形态各异，但都神气非凡，执戈持盾，威风凛凛。高石美越看越感到晕眩，越晕眩越想看，他不敢乱动，他周围的人也不敢乱动。一种无形的力量在震撼着他们的心。他还听到了一种声音，那是面具里的人在说话，高石美听不清他们正在说什么，他只觉得那不是一般的语言，是神在说话。

一会儿，开始“点将”了。

高石美看到一个头戴粉红色面具的人叫道：关云长大总兵，听令！

紧接着听见高应楷答道：听令！